

長尾山娘

台灣藍鵲，台灣特有鳥種，喜群棲於低海拔山區。尾羽約佔體長三分之二，又稱「長尾山娘」。

一

晚上七點半，街上車來人往，川流不息，流不進妞妞茶舖。李文回想上一個客人什麼時候來的，起碼半個小時以前吧！音箱傳出的歌「家鄉」增添店內冷清的氣氛。

我是無拘無束的白雲
天空任我遨遊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自由的人不留戀家鄉
不要問我到哪裡去
廣大的天空不需要方向

走過了平原 越過了山林
當心頭的溫度漸漸冷卻
才發現
家鄉大海的濤聲
已在胸口洶湧

李文最愛這首歌，平緩的旋律帶著淡淡的感傷。腰一扭，轉身向後，將音量調大，翹著腿跟著哼一句：「我是無拘無束的白雲……」再扭回身時，檯前一個人影。

「歡迎光臨！」溜下高腳椅，突地一愣，「哦，老闆娘！」警牆上的鐘，以為自己記錯時間。老闆娘不是回家陪老闆嗎？怎麼這麼快就回來？

老闆娘輕嗯一聲，沒正眼瞧她，一進來就按收銀機，叮啷！手往抽屜裡摸，幾張鈔票幾個銅板。看檯面上幾落空杯子，塑膠的大杯中杯小杯，保麗龍的大杯中杯小杯，高度沒比早上時候減低多少。

「今天……」李文閃身，避免在狹小空間和老闆娘碰撞的尷尬。

老闆娘推開冰櫃蓋子，小鏟子鏟了鏟冰塊，一陣喀啦嘩啦。掀開保鮮盒，眼光從一格格波霸、珍珠、椰果、奶粉、檸檬粉溜過去。

「今天生意……」還是被撞到了，李文羞澀的退兩步，心裡嘀咕：「怎麼搞的，今天月經不順？」

老闆娘坐上高腳椅，轉身向外；隨即又扭身，關掉音響。突然靜下來的空

間像個四角尖銳的方框，撐住李文腦子，一會兒，店外的人聲車聲灌進來，在被撐緊的腦框裡跳撞。

看到檯面上有水漬，老闆娘瞥她一眼，拿抹布拭去水漬。抹布擦過的地方沒有想像中的光亮，老闆娘再瞥她一眼，抹布投入水槽搓洗。

李文心裡罵：「月經不順又和老闆吵架。」

拉一張椅子，椅腳在地面刮出刺耳的聲音。老闆娘轉頭，似要看她卻沒看。將椅子朝外，對著老闆娘的背坐下來，有意對她挑釁，翹腿，靠背，手放扶手，大辦公室裡總經理的派頭。

既有了在上位者的想像，李文放縱眼光看老闆娘。上衣絲質布料貼著背，衣服裡的肌膚——四十幾歲的年紀，皮膚能有什麼看頭？露在衣服外面的臉和手臂倒白皙——化妝品硬拱出來的吧！細看，哈！胸罩背扣只扣一只，背帶上端凸出像刺，撐著上衣。不禁升起一股幸災樂禍的快感，虧妳用心打扮，忽略這一著，門面打點再風光也是白搭。

往下看，更確定了老闆娘這一身敗門風，腰間的皮帶其實是救急，褶裙腰圍鬆了，要不是皮帶繫著，早掉下來。難怪皮帶和這身裝扮這麼不搭調。腰肢看似風光，坐下來就顯出頹像，老舊的布從皮帶裡露出來，不願被束縛似的，鬆垮垮的袒著。

裙襬內裡透出光，以為加了什麼裝飾故意不放在顯眼的地方，是有意創新，其實根本是——裙子破了！「哈！」禁不住笑出來。

背靠得更斜，更放鬆，升格了，董事長應該更有得意忘形的樣子。

看時鐘，估算阿宏要來了。

「嗨！啊！」

「歡迎光臨！」老闆娘站起來，褶裙擺下來，不情願的晃著。李文不敢想像老闆娘的苦瓜臉突然含春帶笑會是怎樣的一個面目，她只看到阿宏見到鬼一般驚愕的眼睛和嘴巴，忍不住「嗤」笑一聲。

「嗯，一杯波霸奶茶，小杯的，兩杯好了，一杯梅子綠。」阿宏漫不經心，眼光越過老闆娘肩膀往裡瞧。李文故意躲到暗裡。阿宏看到她了。她對阿宏比兩根手指頭。她看到阿宏落水狗獲救一般，臉鬆了。

老闆娘聲音帶著笑意，「到底是一杯還是兩杯？大杯還是小杯？兩杯都是奶茶還是……」

阿宏也對李文比手勢，「嗨！」

老闆娘轉頭看她，臉色冷漠，再轉頭看阿宏，笑問：「到底要什麼？」

「嗯，兩杯都是波霸奶茶好了，小杯的。」阿宏用肩膀撞身旁的男生，那男生偏了偏身體，瞪阿宏，慌慌的往她這裡瞥一眼。

李文向左跨一步，離開老闆娘身體的遮掩，站到阿宏和男生可以清楚看到的地方。那位男生羞澀的低一下頭，然後就一直看著她，目光帶著特別的意味。李文從他的目光中想到了什麼，臉上畫過一抹紅，隨即恢復自然，對那男生一笑，「嗨！」

「我們要內用。」阿宏說。

「內用？」老闆娘收回正要抽取塑膠袋的手，不敢相信的樣子，望了望店裡兩張桌子以及排放凌亂的椅子。

二位年輕人落座，李文也坐下來。

「阿健，也可以叫他雞腿。」阿宏喝一口波霸奶茶，介紹道：「佳味香滷味的小開，豆干海帶豬頭皮，雞腿是招牌菜。嘿，看到正妹不打個招呼？」搶過阿健的飲料。

「打過了。」阿健笑開臉，嘴裡有兩顆虎牙。

「打過了？什麼時候？」

「剛剛啊！」

「剛剛？我怎麼不知道？不行，第一次見面，正式的見面禮不可少。站起來！」

阿健聽話，霍地站起來。

「說：小文妹妹妳好。」

「小文妹妹妳好。」阿健低頭縮肩，忍不住笑。

「不准笑！小文，阿健跟你問好，不回應一下？」

「嚙！」李文嘟嘴皺鼻，對阿健吐舌頭。

「嘿，怎麼可以這麼沒禮貌？」阿宏拉過李文，摟她的肩，李文身體傾過來，阿宏鼻子和嘴貼著李文的臉。

「嘿！」李文推開阿宏，回頭看老闆娘，老闆娘背對著他們。

阿宏坐正，做錯事怕被發現似的，不敢出聲。

「哈哈！」李文身體故意倒向阿宏，笑聲中含有對老闆娘挑釁的意味。搶過阿宏的杯子，吸一口，嘴唇啣著波霸粉圓，對著阿宏，「嗯！」

要是昨天或是前天老闆娘不在的時候，阿宏會湊上嘴去，從李文口中把粉圓吸過來。但是今天，他嚇一跳，看老闆娘。

「嗯！」李文往前逼近，阿宏縮著頭不敢動。

李文吞下粉圓，再搶過阿健的杯子，吸一口，啣著粉圓嘟向阿健。阿健嚇得後退。阿宏趁勢摸李文的臉，手往脖子下面伸去。

李文沒料到阿宏膽子增進這麼快，換自己嚇一跳，打阿宏的手，坐正。

三人都轉頭看老闆娘。老闆娘紋風不動。其實李文知道，她心裡翻騰得很呢！李文就是故意要這樣。她又看到她胸罩脫勾凸起的地方，心裡更得意。再看不協調的腰帶，鬆垮的裙布，不禁把冷笑擺在嘴角。

她正要指給阿宏看，老闆娘突然轉身，三人齊都愣住。

「先下班吧！」聲音冷冷的。

三人都轉頭看鐘。

七點四十五分。

※

阿宏左手摟李文，右手往她身上摸去，自胸及腰。李文爆出一聲笑，推開

阿宏，「哼——」看熱鬧街景。

「有什麼關係？又沒妨礙到別人。」阿宏手又要過來。李文閃過阿宏，擠到阿健旁邊，阿健羞澀的退開。如此倒引起李文興趣，故意貼近，拉他的手臂，「喂，阿健……」

阿健往李文屁股摸一把，慌慌的對阿宏笑。

阿宏說：「你老闆娘，月經不順喔！」

「月經來了，又跟老闆吵架。」李文撥撥頭髮，眼帶輕蔑，「不能跟老闆——幹啦！老闆一定很鬱卒。」

「唉！老闆真可憐喔！老闆娘真委屈喔！哪能像我們……」阿宏身體又賴過來。

「幹嘛？」李文瞪他。

「說對了，就是要幹——到了。」

「什麼？」

路邊一輛紅色跑車突然發出「丟！哆！」的聲音把李文嚇一跳。

「霹靂火紅狐狸，阿健家的。」

「喔，帥喔！」李文摸摸跑車，對阿健拋去一個媚眼。

「上車吧！」

※

頭暈，喉嚨乾裂，胸部也悶悶的痛，卡著石頭一般。李文以為自己坐在船上，在大霧瀰漫的海面搖晃。摸索櫃子上的水壺，一大罐水灌進肚子，霧慢慢退去，看清楚了，這是床，這是桌子，這是牆壁，都還在晃。

扶牆進入浴室，「嘔！」一股東西吐到洗臉槽，夾著酸臭味。打開水龍頭，黃濃黏稠的東西混著水在水槽停留三秒鐘，才「咕嚕哇啦」流進排水口。

俯趴水槽上，乾脆吐個夠。

「喀呖！」點點黃褐落在槽沿。捧水沖它，沖不掉，臉轉一邊，眼不見為淨。

胃還在翻滾，再嘔，可是沒嘔出東西。漱口，抬頭，鏡子裡蒼白的臉，眼眶濕了。忙捧水沖臉，再拿毛巾擦。

這個死阿宏！到底給我喝了什麼東西？李文在心裡罵，可別亂加毒藥，毒死你老娘。

坐上馬桶，覺得下體痛。她又罵：「夭壽阿宏，夭壽阿健！」小心收縮，讓尿在痛感最小的情況下排出來。

刷牙，梳頭，暈旋感還在。下體的痛隱隱的，像滴進清水缸的紅墨汁，暈渲擴散。

死阿宏！死阿健！下次絕對不讓他們這樣搞了。死阿健，還說沒經驗，在室男，要我溫柔體貼些，一進去卻像老虎一般橫衝直撞，叫他輕一點，不聽，只顧猛戳。

果然是在室的，沒經驗，不懂得憐香惜玉。

李文突然笑了，拿唇膏對鏡子裡面那塊「玉」畫個叉。

「嚟——喳！」長尾山娘叫一聲。

「喔，喳莉，抱歉，沒時間了，晚上再幫你清理。」李文拍拍籠子，帶著歉意安撫長尾山娘，匆匆關上門。

匆忙的步伐裡不得不加些節制，免得下體痛得難受。即使小心邁步，還是擋不住持續擴散的痛感。李文一路上把阿宏和阿健罵了千萬次。

遲到了，得加把勁，在老闆娘來之前把店打理好。

發現店門開了，以為遭小偷。看到老闆娘已經在店裡，懸著的心「喀啦」彈一下。慌忙說聲：「早！」

「嗯。」李文沒聽真確，不知道老闆娘是否有回應她，兩人算不算打過招呼？趕緊要忙。卻發現店裡已經打理好，保溫桶擺上櫃檯，材料各就位，空杯子一落落整齊排好。李文有些慌，發現室內桌椅凌亂，連忙去排。桌椅其實是昨天他們離開時的樣子。

一切就緒，開始營業了。李文覺得虛，少了事前一陣忙碌，彷彿一首歌沒有前奏，一開始就要人唱。她心裡原本掛個空袋子，要讓一陣忙碌來填塞的，現在袋子還空空的晃。

吸氣，吐氣，吸氣，吐氣，空袋子總算癟了下去，站到櫃檯後面，心想：好吧！既然你把準備工作先做了，就換我來盡心招呼客人吧！

櫃檯後面的空間剛好可容納兩個人，可是老闆娘坐在中間，她沒有要讓位給她的意思，李文往前靠，想老闆娘應該會往左邊挪一下，可是她依然沒動，這麼一來倒使李文和她過於貼近了。李文想往右移開，又覺得這樣的動作太明顯，順勢拿抹布抹櫃檯，櫃檯早已光亮，被李文一抹，反倒給光亮的不鏽鋼檯面敷了一層模糊水漬。

李文丟下抹布，乾脆退到後面，反正現在沒客人，閒著。

警牆上的鐘，十點三十五分。剛才進門的時候幾點？十點二十分左右吧！遲到了二十分鐘。今天就晚二十分鐘下班吧！李文在心裡嘀咕：晚個二、三十分鐘開門其實也沒什麼關係，反正早上的生意一向冷清。

再仔細看看店裡，確定一切真的都打理好了。推算老闆娘應該在九點三十分左右就來店裡了。哼！是妳自己要這麼早來的——看她的背，胸罩背扣扣實了。她今天穿長褲，褲子上的褐色方格被屁股繃得緊，四十幾歲的屁股，再往外繃一些就令人嫌惡了。

肚子咕嚕咕嚕叫，還沒吃早餐呢！早餐店就在附近，但是實在不想跟老闆娘提說離開一下去買早餐……算了，反正再過不久就吃中餐了。

※

下班時間人潮多，飲食攤生意興隆。妞妞茶舖難得一日裡人氣最旺的時候，李文和老闆娘都站在櫃檯後面，臉帶笑容招呼客人。

人氣是旺，但不持續，比起對面「吉拉瑪歡喜茶專」整日裡持續有人上門的景況，妞妞茶舖只能用「門庭冷落車馬稀」來形容。李文常將目光看向吉拉瑪，

吉拉瑪小姐小莉和碧玲手不停搖晃鋼瓶，搖得胸前兩顆奶也顛顛晃晃不得休息。她們常向李文抱怨忙、累，羨慕李文看店輕鬆。李文曾向她們提議：「要不然來交換。」她們給她白眼，「算了，妳們那位晚娘，受不了。」其實李文知道她們忙是忙，賺進口袋的錢可不少。

現在，她們正忙著呢！小莉的長辮子隨著身體甩不停，碧玲細肩帶背心外的手臂肩膀以及白細的半個胸部晃過來又晃過去。忙是忙，可一點也看不出累的樣子，瞧她們一臉踏實的笑容，李文甚至可以確定，她聽到小莉咯吱咯吱嚼口香糖的聲音。

老闆娘目光也忍不住往吉拉瑪溜。噶，那兩隻花蝴蝶，每天為吉拉瑪撈進不少錢，吉拉瑪老闆一定很滿意吧！哪像——嘿嘿，生意不好可別怪我，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老闆娘視線從吉拉瑪拉回來，換在李文身上溜轉。那目光，帶著某種意味。李文不禁臉紅，忽然覺得老闆娘看出了妞妞茶舖生意冷淡的原因。她看看小莉和碧玲，再看自己，鞋尖、膝蓋、褲子、上衣……老闆娘目光還在她身上。她歪了歪嘴，眼珠子向上溜。

她在心裡滴溜溜的說：「好嘛！好嘛！我試看看就是。」

※

「這件好嗎？」李文拿件衣服比在身前，問阿宏。

「嗯。」阿宏手插口袋，看店外。

「我覺得不好，太素了，要花一點的。」李文自問自答，拿起另一件。

「這件呢？」

「好啦！好啦！」

感覺到阿宏不耐煩的口氣，李文嗔他一下，又討好似的對他一笑。她想，幸好今天阿健沒來，下體的痛輕緩多了。她拿一件迷你裙，一件小可愛，到櫃檯付帳。

※

端詳鏡子裡的自己，胸前一條溝，挺胸，溝更明顯，李文俏皮的瞪一下眼，腰到肚臍以上兩寸的部位都露在外面，肚子的皮膚倒頗白嫩。扭腰，彎身——嚇一跳，唉唷，迷你裙裡面的紅色小甜甜露出來了！吐舌頭，看長尾山娘，帶點淘氣又含著威嚴訓誡的口氣叫：「噓莉！不准看！」

長尾山娘跳上橫木，轉身叫聲：「噓——噓！」

李文旋轉身子，迷你裙飛旋起來。「噓莉！」口氣裡含帶的意思是：漂亮嗎？

「噓——噓！」長尾山娘跳下橫木，又跳上去。

李文敲敲籠子，打開籠門。

長尾山娘站在籠門上，撲，飛落地板，飛上窗台，望窗外。街上車水馬龍。跳轉身面向屋內，飛到椅背，再飛到籠子頂。

「等一下，還沒整理好呢！」李文揮手趕長尾山娘。長尾山娘飛到冷氣窗口。

李文拉出籠底沾黏鳥屎的報紙，對折，再對折，放入垃圾桶，換一張新的報紙。洗了水杯換過茶水，再添些飼料，放入一片木瓜。

「好囉！」李文呼叫一聲，比個手勢。長尾山娘飛到籠門口，鑽進去，喝茶水，吃飼料和木瓜。

李文拉開小可愛肩帶，查看乳房上的烏青痕跡，心裡罵：這個死阿宏，這麼用力，把人家吸痛了，還留下這個記號，要是被人看到……她調了調小可愛，把烏青的部位遮住。

「好啦！上班啦！」對長尾山娘擺擺手：「Bye Bye！」

※

一肚子的怨氣，憋了一整天。老闆娘對於突然出現在妞妞茶舖的這隻「小天鵝」，確實吃驚，凸著眼睛看了她好一會兒，意會到李文爲了提振妞妞茶舖生意所下的苦心，她願意「犧牲色相」。但是她並沒有讓她的犧牲發揮效用，她仍然坐在櫃檯中央，招呼大部分的客人，她把這隻小天鵝擺在幕後。穿著清涼卻在後面忙雜事的李文覺得她這一身打扮是白打扮了，這一番心思算是白花了，何只白花，簡直是自作多情自找苦吃。李文覺得她今天如同一隻被拔了毛的雞，掛在鉤子上丟人現眼。

好吧！既然你覺得我這身打扮沒有用，算我呆我傻，我沒有用，生意我就不管了。李文就坐在後頭發呆，客人來了也不招呼，不幫忙。

老闆娘知道她的心思似的，有意要成全她似的，攬起店裡所有工作。

可是，不招呼不幫忙並不能阻止肚子裡那股氣不越來越鼓脹。

阿宏和阿健來時，她不理他們。阿宏亮起眼睛，「喔，辣喔！」阿健吹一聲口哨。李文用白眼瞪他們。

「嘿，小辣妹。」阿宏要拉她，她甩開阿宏的手，吼道：「走開啦！」

兩個男生吃驚的看她，瞪她。

「討厭呢！走開啦！」她回瞪他們。

「哼！」阿宏聳聳肩，走出店；阿健遲疑一下，也跟出來。

※

長尾山娘看到她回來，叫聲：「嚟——喳！」沒聽到她叫牠「喳莉」，疑惑的偏著頭，用黃寶石般的眼睛看她。

李文脫掉迷你裙和小可愛，隨手甩，對著虛無的空氣揮拳，做出各種怒容，又吼又罵又叫。

手機響。

母親打來的。

二

溪水嘩啦嘩啦，無止盡的唱著，說著，像含藏無限心事的少女，從早到晚，從晚到早，對著青山，對著樹林，對著綿延不斷的大地，訴說不盡，呢喃不完。

李文坐在石頭上，腳浸在水中。涼意從腳升上來，蔓延全身。撥水，水花

像斷了線的珍珠碎鑽，灑一片光芒。乾脆站到水裡，捧幾把水潑臉，潑得清涼透心，潑濕了大半衣服。興起一個念頭，回頭望溪口，沒有人，往溪兩側山嶺、溪上游看看，也沒人。李文上排牙齒咬下唇，捉狹的笑，屈膝，身子慢慢沉進水裡，下半身都浸在水中，哈！真舒服。褲管裡的空氣鼓成二個球。

再蹲下去，全身都泡入水中——索性躺下去，手和腳輕輕擺動，身體浮起來，划，用仰式游到對岸，轉身，撥，用蛙式游回來。身體狂亂舞擺，扭腰、踢腳、拍、敲、打、撞，湖水如搖晃的臉盆，水浪向岸邊湧盪。李文再撲、再踢、再拍，直到累了，躺回石頭上，喘氣，水從身上流洩下來。

多久沒這種暢快的感覺了？多久沒這樣痛快淋漓泡水了？怕有六、七年了吧？六、七年前，她是山裡的野小孩，所有山裡的孩子做的事她都做過。直到，國小六年級或國中時期吧！那時候，野女孩的身體起了變化，意識到是成長中的少女，她才收斂起野小孩的行徑。沒想到六、七年後，十八歲的少女李文有機會重溫小時候的狂野行爲。坐起來，頭髮的水還在往下滴，衣服的水還在往下流，李文有一種以前從未體驗過的舒暢感。張開雙腿，讓水繼續滴，讓暢快的感覺在身體四周流動。

風吹過來，夾岸兩側山坡上的樹輕輕搖動，樹葉翩翩翻擺；蟬聲響亮，持續不斷的蟬聲間隙夾雜幾聲鳥鳴，以及分辨不清是蟲還是野獸的叫聲，山裡真熱鬧。這熱鬧襯托著幽靜，李文閉上眼睛，讓水聲蟬聲鳥蟲野獸的叫聲從耳畔飄過，讓心沉入寧靜之中。

再度睜開眼睛，方才被她弄渾的溪水清澈了，最後一股含帶泥沙的水正往小湖出口流去，水清見底，水底的石頭在輕輕湧動的漣漪下輕輕的晃。視線穿過水波，一個東西吸引李文的注意力。

一隻蝦子，撐著兩隻大螯，從大石頭下面走出來。

蝦螯真大，真長，昂然舉著，頭頂利劍，像個威武大將軍。

「大管蝦！」李文想起小時候部落裡的人對這種大蝦子的稱呼。

轉頭尋找。在山與溪交界的地方找到一棵山棕，樹幹基部一叢黑色棕毛。拔一根棕毛，做個活套。趴在石頭上，小心不讓自己倒映在水中的影子嚇著大管蝦。棕毛活套放入水裡，挪往大管蝦尾部。大管蝦雄壯威武，屈踞石前。李文輕拉棕毛，大管蝦機警敏捷，雙螯和腳奮力一蹬，蝦身如箭一般急速後退——急速落入活套中。李文倏地一提，大管蝦離開水面，驚慌揮舞雙螯，灑出一片水花。

※

山上的視野真棒，眼下一層一層的丘陵綿延，丘陵盡頭鋪展一片平原。平原裡，白色網室下面是木瓜樹，其他深淺不一的綠色地帶種植楊桃、芭樂、鳳梨或是芒果。視線沿著蜿蜒的溪流轉，幾簇竹叢掩映中露出一角屋宇，那是李文的家。

風吹過來，枝葉隨風翻擺，發出有時歡悅的聲音：啪啦啪啦，有時輕細的聲音：嘩啦嘩啦。隨著聲音響動，風吹到山頂。李文眯眼，讓風滑過臉龐，滑過脖子……髮絲翩翩飛揚，不禁喊聲：「哈——」

一片竹葉在空中飄，風和它玩遊戲似的，帶著它翻著滾著，往上升，再往上升，李文估算竹葉的位置，應是在山腳那片芒果園上空。

風玩膩了，放開手，竹葉緩緩下墜，下墜，落入李文腳下的山谷中，跟之前估算的芒果園相差十萬八千里！

「差真多，哈哈！」李文自嘲的笑。張開手臂，上舉，深深吸入一口清新空氣。

傳來鳥語，聽聲音就知道這是白頭翁、青笛兒、紅嘴嗶仔、畫眉仔、五色鳥……嗯，那是什麼？好熟悉！李文專心聽，「嚓——喳！」像菜刀刮過瓷磚發出的聲音

「長尾山娘！」李文喊。

沒錯，就是長尾山娘的叫聲。李文放眼找，叫聲持續傳來。找到了，就在左前方山坡突出空中的竹枝上，寶藍色的羽毛，末端白色的尾羽，黑色的頭和胸部。牠臨風顧盼，轉頭，看李文。

「嘿嘿，長尾山娘。」李文對牠揮揮手，喳莉有雙喜歡瞪著人看的黃色大眼睛，紅色的嘴，這隻長尾山娘一樣有黃眼和紅嘴。

李文相信牠看到她了，她對牠說：「我家也有一隻長尾山娘呢，牠叫喳莉，你認識牠嗎？」李文對自己的發問覺得好笑，喳莉養在家裡，人家在山野裡，又沒有見過面，怎麼會認識？

「嚓——喳！」長尾山娘轉正頭，一下子又偏頭看向李文這邊，好像在回答她的話似的。

「嘿嘿，說不定真的認識呢！」李文想，說不定牠們是親戚——是姊妹——也許是母女呢！誰知道？喳莉在三年前一個颱風天被爸爸帶回家，說是在地上抓到的，剛長些褐色的短毛。牠被風吹到地面，牠應該還有兄弟姊妹，當然也有父母親。爸爸說：不能讓牠喝生水，要喝茶水，等牠長大了，喝慣了茶水，牠就不喝野外的生水，放牠出去，渴了牠會自動回來。爸爸說得沒錯，長大後的喳莉很乖馴，不必關籠門，放任牠屋裡屋外飛。牠不怕人，經常停在人身上，爪子抓著人的手指，輕輕的扣著，不痛。有時飛到家屋前的樹上，李文幾次想牠也許不回來了，對牠喊聲：「喳莉——」牠又飛回來。

也就是因為牠乖巧可愛，兩年前李文離家去都市工作，特地帶著牠。

也許竹枝上這隻長尾山娘正是喳莉的媽媽呢！孩子在颱風天失蹤了，生死未卜，媽媽在山野裡找不到寶貝，一定很傷心、很著急吧！

這樣想著，李文再看長尾山娘時，便有了不同的情感。

「長尾山娘，你在找你的孩子嗎？」

「嚓——喳！」長尾山娘飛離竹枝，寶藍色的羽翼像把扇子，從李文眼前撥過，落入右邊的樹叢裡。

竹枝輕輕晃動，樹林裡傳來響亮的竹雞叫聲：

「雞狗乖！雞狗乖！」

※

「姊，你甚麼時候回來的？」

坐在門檻寫功課的弟弟看到李文，放下書本，跑來拉住李文。李文手往口袋掏。

「哇！大管蝦！」弟弟喊道：「姊，你去抓蝦子。」

「嗯，」李文向屋裡探。母親的聲音從昏暗的房裡傳來：

「剛回家就趴趴走，去哪裡？」

「沒……沒啦！」李文跨進屋內。濃烈的尿騷味衝鼻而來，她捏一下鼻子，停在門邊。

「爸……」

攤在藤椅上的病人無力的看李文一眼，蒼白的臉，臉頰深陷，眼眶突出，鬍子像修剪後冒出的草苳。

「爸……」李文欲向前，挪一下腳卻又停住。母親身體彎俯，幫父親擦大腿。大腿的肉都不見了，剩下一支骨，皮膚抹布一般鬆垮垮掛著，膝蓋突愣像一顆大芭樂。

「腳舉高，舉高啦！」母親喊道：「真慘呢！連腳也不會舉，要放尿也不會說，一放，歸身軀臭哄哄。」

病人嘴巴動了動，似打了個哈欠。看李文，沒有表情；看門外，門外有層層山色。

「媽……」李文向左移動一步，手背在腰後；一會兒，手放肚子前，手指不安的絞著。

「你老爸喔！越來越老番顛了，常常神神呆呆坐著，叫也不應，不知道在想什麼？」母親加大擦洗的動作和力量，「要奉侍你老爸越來越麻煩。芭樂園裡的草膝蓋一般高了，畚仔腳那片菜園還沒撒種子……干單奉待伊就好，那有時間通做穡。」

「媽……」

母親將毛巾放入水桶，搓幾下，擰，繼續擦病人。

李文看看丟在地上父親的褲子，大半濕了。她躊躇猶豫著要不要去拿。

「灶腳菜櫥裡有麵條，電鍋裡有排骨，去煮麵。你和阿明先吃啦！」

「哦，不用了，」李文收回視線，對著母親的背脊說：「我等一下就要回去了。」

※

猶豫了好久，到底還是說出口了。老闆娘沒應聲，拉開抽屜拿出一個信封，內裝未付給她的薪水。沒想到老闆娘早有準備，人家早就想叫你走路了呢！早知如此，不該拖到現在。

阿宏生離死別一般，整夜把人家黏住，弄得人家腰痠背痛。

也沒多少東西好整理，幾件衣服兩雙鞋子剛好塞滿一個行李箱。這個月的房租已經付了，當然還不退房，備用鑰匙交給阿宏，渣莉暫時不帶回去，交代阿宏每天來餵牠飼料水果換茶水。

「喳莉！」長尾山娘跳轉身，面向李文。

「喳莉，來！」拉開籠門，長尾山娘猶豫一下，飛出來，飛到窗台上，轉身，叫一聲：「嚟——喳！」

「喳莉！」長尾山娘飛向李文，想停在李文頭頂，翅膀拍的猛響。李文偏頭皺眉。長尾山娘落在她的肩上。

李文撥撥被牠搨亂的頭髮，「要不要跟我回去？你的媽媽在山上找你呢！」

「嚟——喳！」長尾山娘在她臉上啄一下，嚇了李文一跳，還好啄得輕，不痛。摸臉頰，一粒飼料。

「嘿，你……」手指伸到肩膀。長尾山娘跳上手指，李文把牠帶到臉前，手緩緩上下晃，長尾山娘翅膀又張又縮。

「呵！」李文手一擺，長尾山娘飛在空中，沿牆幾個起落，找不到適當的地方停下，最終落在李文的床上。

「嘿，不行！」李文跨踏一步，對牠做出威嚇動作。長尾山娘飛到窗口，沒有停留，直接飛了出去。

「嘿！喳莉——」李文衝到窗口。長尾山娘停在對街的鐵窗上。

李文驚慌的喊：「喳莉——」

長尾山娘偏頭看看李文，看看街上人車來往。

「喳莉——」

飛起，往李文這裡來。李文舉手讓牠停落，趕緊送進籠裡。

「乖乖在這裡。」帶上門，離開。

※

在家照顧病人或是去園裡工作，李文都不情願。但是母親不管她情不情願，也沒問她。打理好父親晨起工作，餵他吃過半碗稀飯，在他腿上放件大衣，交代她：「等一下天熱的時候把大衣換薄一點的襯衫；隔一兩個小時問他要不要放尿或是放屎；要給他喝水；常揉揉他的肩膀或是大腿；有空的話推他出去走走……」李文沒有答話，她還沒答應要留在家裡照顧父親呢！

母親邊戴斗笠套手籠圍布巾邊說：「等一下將衣服拿出來晾，快中午時燒些開水，將菜樹裡的菜熱一熱。」帆布袋裡放一把彎刀一罐水，臨出門時還叮嚀：「屋頂在曬菜脯，下雨時記得拿下來；注意不要讓那隻紅毛公雞到屋子裡放屎……」

李文讓這些話從耳邊流過，沒流進心裡。她心裡在意的是，小心不要讓滿屋子夾雜著尿味糞味汗味藥味以及不知道什麼味道的味道薰昏。將鼻子放在難聞味道氣流與清新空氣交接邊際，望了望父親，父親攤靠高背藤椅，嘴巴動著，像牛在反芻。突尖的喉結隨嘴上下滑動。身體其他地方都扎扎实實包在衣服裡。母親離開時已經將他打理妥當了，起碼一兩個小時不用她操心。李文挪張凳子，坐下來。

隨著母親步伐遠去，屋子靜下來，屋子四周也靜下來，只有掛在牆上的時鐘滴答滴答的聲音，以及偶而從病人喉嚨發出粗濁的喘聲，太陽拉一張屋子的影

子，鋪在庭院裡，庭院那頭陽光閃亮。一隻公雞在陽光裡偏頭往這裡瞧，李文記起媽媽交代的話，揮手趕公雞，「去——」公雞挺胸，抬頭，對她看了看，又向屋子裡瞧了瞧，走入屋旁的甘蔗園。

李文拿出手機，叫出遊戲，敲磚頭，踩地雷，接龍，俄羅斯方塊……

撥阿宏的手機，沒開機。她知道阿宏是從不回撥未接來電的。她從通訊錄找出阿健的電話，猶豫著沒按撥出鍵。還能找誰呢？小莉和碧玲？吉拉瑪正準備要營業了吧！人家現在忙著呢！要跟人家聊什麼？祝妞妞茶舖的顧客都到吉拉瑪去買大波買小綠買中椰奶小杯少糖去冰中杯半糖多冰大杯多糖少冰這個不用塑膠袋那個多給我一支吸管……祝你們忙到手痠腳疼忙到沒時間約會……她們會問她在做什麼，怎麼說？說陪爸爸無聊發呆曬太陽！（已經想像得到她們又是取笑又是諷刺的聲音和表情：「喔！孝女喔！」以及笑得東倒西歪的樣子。）

往下按，老闆娘的電話！

「喀！」闔上手機。看父親，病人睡著了，頭仰靠椅背，大衣滑到膝蓋處。

李文屏息靠近父親，輕拉大衣，看父親喉頭動了兩下。吸一口氣，大步跨出屋子。

覺得氣味並沒有想像中難聞。

※

好久沒像這樣坐在河坎上看河水了，上一次坐在這裡是什麼時候？國小六年級？國中？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那時候從這裡看下去，河水清澈，成群的溪哥魚悠游水中世界，有時有些體型較大的、顏色較深的，那是吳郭魚，偶而還會看到鱉或是烏龜呢！這些現在都看不到了，雖然還是可以看到河底，但是沒有溪哥魚、沒有吳郭魚，更別談鱉或是烏龜了。李文吐一口煙，看著河水，怔怔的發了呆。

「妳是武雄仔的查某子，阿文是麼？」

聽到聲音，李文迅速將菸蒂一甩，併攏大腿，拉裙襬。這些動作反而引起阿婆的注意，阿婆眼睛在李文雙腿間盯一下，抬頭眯眼，「是阿文對喔！」

「嗯。」李文知道這位阿婆，但是忘了怎麼稱呼，她想站起來，又覺得不必這樣大動作。

「回來照顧妳老爸，真孝順喔！武雄仔好佳在有妳這位查某子。」阿婆滿臉皺紋，一邊說話一邊帶著笑，皺紋推擠如一團時緊時鬆的毛線球。「唉！說起武雄仔，實在真不幸，身體勇得像牛，當少年，哪知道會得到這種病……」

阿婆往前走來。李文挪轉身體，低頭，發現裙襬只蓋著半截大腿，索性站起來。哆啦！滾下一包香菸。

阿婆眼光凝駐在菸盒上。

李文撿起香菸，心裡閃過一絲嫌惡，鼻子「哼」一聲，走開。

前頭香蕉園旁，三個人在包裝香蕉。李文腳步遲疑，轉身擠進屋子間的窄弄。

※

「土公雞！去！嘿！」

聽到母親的聲音，李文霍的起身，看手表，11 點半了。

「去！阿文仔！唉唷！阿是按怎——腳腿也沒蓋咧，擱放尿下去——阿文仔——」

李文乾脆又躺下來，拉棉被蓋著肩膀。

「阿文仔！」

「阿文仔！來，手撐著，撐著啦！」

「腳舉起來，舉起來啦！真害呢！大人大種也，連放尿……阿文仔——」

李文將棉被拉到頭上。

正廳裡的聲音小了，沒了。雞舍裡母雞「咯咯咯」叫得響，下蛋了，紅毛公雞過去應和：「呱呱！呱呱！」

「咯——曠！」房門應聲打開，「妳是按怎將妳老爸顧甲按呢！不是叫妳……」

李文不動。

「查某罔仔人，穿著要卡規矩咧，誰教妳抽菸的？」母親隔著棉被搥李文。

李文依舊不動，腦海裡浮現阿婆扭皺的臉。

※

三兩口扒完飯，放下碗筷，回到邊屋房裡，關門，扣上。不管正廳裡電視的聲音以及媽媽和弟弟偶而傳來的笑聲。點一根菸，深深吸一口，緩緩吐出，煙在眼前翻滾，昏黃的燈下霧茫茫。眼眶突然酸澀，閉眼，吹：「呼——」煙滾飛散。

阿宏還是沒開機。阿健、麗文、豆花、大頭、菜妹、遜鯨、垮龜……「咯！」蓋上手機，都想跟他們說好多話，可是又……什麼都不想跟他們說。

躺下來。沒什麼事情好做，沒什麼心思好想，身心都覺得無聊。

無聊的身體隱隱有了感應，無聊的心思匯聚在這個感應上。感應明顯起來了，感應在身體某些地方鑽，鑽透皮膚，竄進肉裡。李文轉身趴下，胸脯壓著棉被，磨。

感應越來越明顯，枕頭塞到腿間，夾緊，來回搓。潮流從四面八方湧來，翻滾著，激盪著。輕輕發出呻吟：「啊！啊！」

身體挪到床沿，下體貼緊床邊木頭直角，推，送，推，送……

「啊！啊！嗯！」波濤洶湧。李文手伸入裡褲，手指進入自己的身體……

「啊！啊！哼！」李文覺得自己飄上雲端，在雲霧中升沉；忽又掉進海裡，一波波浪潮將她淹沒。

※

「才回來三天，爲什麼又要出去？」母親站在房門口，雙手插腰，「妳要去哪裡？住在家裡有什麼不好？妳找到工作了嗎？」

李文沒看媽媽，壓緊行李箱，拉上拉鍊。提起箱子，轉頭，側身，肩膀向前往門口移去。

「妳給我擋咧！妳不好好待在家裡，出去外面趴趴走！」母親推她肩膀。行李箱滑落地上，母親踉蹌跌進房。

李文用另一隻手提箱子，跨大步走出房門。

母親喊道：「妳不在家裡，放妳老爸，放那麼多穢，我……阿文仔，回來啦！」

「阿文仔——」母親的話裡帶著哭腔。

李文沒有回頭。

三

開門，湧來一股臭酸味。桌上幾個保麗龍便當盒，一片狼藉：豆干、花生、海帶、豬頭皮、啃過的雞腳、衛生筷，半鍋蛋花湯；醬油沿桌面滴到地板；地板上啤酒瓶七橫八豎；床上衣服棉被枕頭堆一攤。一陣噁心，憋氣，桌上的東西撥進垃圾桶，酒瓶掃出房間，蛋花湯——噁！臭酸味最濃——倒進流裡台。打開窗戶，向窗外大吸一口氣，喘。

抹布擦幾回，擦不掉桌上地上的油漬。

「這個死阿宏！」突然覺得怪樣——

「啫莉——」

長尾山娘懶懶的，打瞌睡似的，不像往常那樣，她一進門就叫就跳。

「啫莉——」慌忙檢視。飼料還有，水杯——滿滿一杯清水！

「阿宏，可惡！」交代過他一定要用茶水，啫莉是不喝清水的。趕忙掏茶葉泡茶。茶水燙，李文將茶水倒入另一個杯子，再倒回這個杯子，不停對著茶水吹氣。

覺得茶水還溫熱，可是她等不及了，「啫莉，來。」抱出長尾山娘，讓嘴喙伸進茶水杯。長尾山娘嘴動一下，含進一些茶水。

「啫莉，再喝。」長尾山娘嘴喙主動伸入杯中，喝水，甩甩頭，來了點精神，再喝水，叫聲：「噉——」

將長尾山娘送回籠中，牠不飛，不跳。

「可惡的阿宏，一定要找你算帳！」拿床上的衣服披在椅背，攤開棉被。枕頭下面壓個東西，粉紅色的。

一件女生的內褲。

※

「不是告訴你啫莉只喝茶水不喝清水嗎？你為什麼還用清水給牠喝？你……」

阿宏手放在夾克口袋，不看李文，不說話。

「你差點害死啫莉你知不知道？你——你把我的房間搞得亂七八糟，你——」

阿宏轉頭，荷花池的荷葉迷迷濛濛，看不真確，只有一片輪廓特別清晰。他抬頭，尋找讓荷葉清晰的光源。發現對岸樹下有人。

「你還帶人……」

阿宏站起來，往公園門口走。

「你……」李文追上去。

阿宏快跑。

「你——阿宏！」

回答李文的只有在黑夜中逐漸遠去的機車引擎聲。

※

長尾山娘總算恢復了一些體力，李文進門時牠會叫，會在籠裡跳上跳下，可是打開籠門，牠不飛出來，牠偏頭看看籠外，跳上橫木，「嚓——喳！」叫聲少了先前的力道。

手機響了。母親打來的，李文不接，任它響。

斜躺床上，攤開報紙。

塑膠射出徵晚班作業員男女均可

打×

高尚咖啡徵門市人員會計人員待優供食宿

打×

高風餐飲集團晚班正職工讀意者親洽林經理

……打×

純坐檯日領自由班免喝酒兼可電話 0921299xxx

南風夜咖啡服務小姐日領待優免經驗貌美氣質佳 06-50113xx

……

收音機播放「家鄉」。李文丟下報紙，跟著唱：

我是無拘無束的白雲

天空任我遨遊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自由的人不留戀家鄉

不要問我到哪裡去

廣大的天空不需要方向

……

拿起夾報廣告。

秋冬蝴蝶裝店長精選一件 499 兩件 799

秋之物語甜心女孩彩虹洋裝特價 599

鼠年超級大禮包好運超值 \$ 233

絕色魅力，玩美女孩，體驗弧形豐滿，輕盈動感曲線……

「看什麼？」

「啊！」突然出現的聲音把李文嚇一大跳，「阿健！」

阿健走近床鋪，抽走李文手上的廣告單，「你在看什麼啊？」

「沒有啦！」李文雙頰飛來一陣紅，「拿來，你怎麼進來的？」

阿健舉高廣告單，晃晃另一隻手中的鑰匙，「阿宏給我的。」

「阿宏他……」

「喔！性感的喔！超辣的喔！我看看你是不是跟她一樣？」

「討厭，拿來啦！」

「好，拿去。」阿健迎著衝過來的李文，抱住，手往她胸口抹。

「討厭！」

「等一下你就不會討厭。」阿健轉過李文身子，手伸進衣內。

「哇！比她的還大。」另一手探進褲裡。

「唉呀你——嗯！」李文輕哼一聲，傳來一陣酥麻感。

阿健抱緊她，按著胸脯和下體的手同時用勁。

「嗯……」李文覺得身體失去力量，軟向阿健。

阿健將她壓在床上。

長尾山娘偏了偏頭，粗啞叫聲：「嚟——喳！」

※

其實，只要習慣了，就覺得沒什麼，李文現在對於這件工作已經能輕鬆應付。

是阿健介紹她來的。阿健說，因為小薇一個人孤單無聊，來跟她作伴，陪她聊聊天，輕輕鬆鬆又有薪水領，多好。

小薇對她不錯，有好東西都會跟她分享。可是她好像很不快樂，常常一個人愣愣的發呆。客人來的時候，她興沖沖的拿著檳榔跑下階梯交給客人，還跟客人有說有笑，可是客人一離開，她就罵著三字經跑回來。阿健說她最近遇到不如意的事，那是人家的私事，不要多問。

上班第三天，小薇就沒再出現，一開始李文有點慌，後來覺得只是拿包檳榔給客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其實很簡單，況且也沒多少客人，李文覺得顧個檳榔攤沒什麼難的。

是阿健建議她的，阿健說，檳榔攤的生意冷清，老闆考慮收攤，到時候又得爲了找工作傷腦筋，得想想辦法提振生意。「穿清涼一點吧！」阿健說。

她聽阿健的。她穿溝隱溝現半截小可愛露大腿迷你裙。她發現生意果然好多了，顧客不只買檳榔還會對她開玩笑，有時甚至多給她錢呢！

老闆親自打電話給她——她到現在還沒見過老闆呢！從電話中她猜想老闆是個留鬍鬚戴墨鏡樣子很酷的人。老闆說，如果她願意接替小薇的工作，不但薪水加倍而且可領績效獎金，生意越好分紅越多。

她跟阿健商量。阿健把她摟在懷裡，從嘴裡呼出來的氣輕輕吹在她的耳畔，他說：「能輕鬆多賺一些錢，當然好。」

阿健幫她打理一身裝扮，內穿三點外罩薄紗，火紅轎車送她到檳榔攤。客人拿檳榔給錢的時候，眼光不在檳榔不在錢，被線綁著纏在她身上似的，總要費一番工夫才解得開。東西拿了，錢也付了，還不走，有的沒有的問一大堆。

阿健說，客人高興就好，不要在意，我們的目的是賺錢，又沒有損失什麼。她都聽阿健的，阿健對她溫柔，像公主般把她捧著。她覺得只要有阿健的愛，有阿健的肩膀可以依靠，她就不需要害怕什麼。所以她漸漸習慣走動時扭擺腰肢，讓若隱若現的玲瓏曲線散發青春少女的魅力；俯身在客人的車窗上，讓脫離胸罩束縛的滑潤雙乳勾引得客人眼睛凸窗嘴流豬哥涎。有時候，客人摸了她，她會嬌憨含羞一邊罵一邊收下客人多給的錢。

現在，爲了慰勞縱貫公路上南來北往司機大哥的辛勞，她一個星期會選一天或二天，褪去薄紗，只著胸前可開可關兩個蓋腹下搖搖擺擺一塊布。他們稱這是她的「三鮮（掀）日」。每逢三鮮日，阿健說，司機大哥們真有福氣，可以欣賞這麼棒的「美景」。但是又要顧及行車安全，難免無法盡興，所以歡迎司機大哥停下車，把「美景」近距離欣賞個夠。興致來時，要花一筆錢「體驗」一下也可以。欣賞過了，體驗過了，提振了精神再上路。

阿健說，我們只是在賺錢而已，又沒損失什麼。

李文也認爲沒什麼損失，因爲工作的時候失去的，阿健都會加倍幫她補回來。後來她發現，其實她並沒有失去什麼，但是阿健一樣會給她，所以她總是覺得滿滿的。

四

「爲什麼總是不接妳媽媽的電話？」阿健搶過李文的手機。

「喂……」

阿健愣住。

「小文，電話。」

「我不接。」

「你要接。」

李文瞪阿健，手機放在耳邊，不說話。

李文臉色變了，她仍不說話。

闔上手機，李文愣怔著。

阿健把她摟過來，「小文……」

李文還是愣著，還是不說話。

「小文……」阿健搖搖她的肩膀。

「帶我出去走走。」

阿健一邊開車，一邊注意李文的狀況。李文兩眼愣愣的看著前方，又好像什麼東西也沒看到，只是發呆。

「哇——」驚天動地的哭聲把阿健嚇一跳。

「小文……」

李文只是哭，只是哭，淚水流滿臉。阿健慌忙停車。

阿健慌了，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她，他只能抽面紙遞給她。她不接，她只是哭，她覺得越哭越傷心，越哭越痛快。她要一直哭下去。

※

整個喪禮的場面，李文都沒有抬頭，她甚至沒有看一眼靈堂上父親的遺照。她只是覺得有千萬道眼光，像千萬支利箭，不斷向她射來。她的眼睛、她的臉、她的身體正面承接不住這些箭。她只能用背部去抵擋。

喪禮結束就離開。母親還陷在哀傷之中，沒有精神體力給她嘮叨。

※

做了一些亂七八糟的夢。午睡醒來，看錶，三點四十五分，糟糕！要遲到了。

匆忙著裝，衝出門。跨兩步，覺得怪樣，走回房裡。

「啫莉！」長尾山娘勾垂著頭攤在籠子裡。

「啫莉！」檢查籠內，飼料沒缺，水果還新鮮，水是茶水。長尾山娘生病了。

怎麼會這樣？

叭！叭！阿健在樓下按喇叭催她。

怎麼辦？跨出門，又折回來。拍拍籠子，長尾山娘不情願的動一下，沒叫，沒看她。

叭！叭！阿健催得緊。

關上門，匆匆忙忙跑下樓。

阿健白她一眼，入檔。

「等一下，啫莉快死了。」

「什麼？」

「啫莉——我要下車。」

「你要下車？」阿健看車上的鐘。

「讓我下車。」不顧車子已在行進，推開門，下車。

「嘿！嘿！嘿！你——」

回到房裡，抱出長尾山娘。

「啫莉！」長尾山娘頭晃兩下，眼睛無力半睜。

「小文！小文！」聽到樓梯響，李文「答」反鎖門。

「啫莉！」把鳥喙伸入水杯。

不喝水。

「小文，」阿健拍門，「小文，上班遲到了，下班再處理吧！小文，快點！」

長尾山娘身子軟軟的，翅膀不掀，尾巴不動，爪子也不勾李文的指頭。李文急出兩滴淚。

「小文……」

「啫莉！」她把長尾山娘捧在胸口，淚水噴湧而出。

「小文……」

她對著房門吼道：「我今天不——上——班——」